

在急診的志工身影

Volunteers in the Emergency Room

■ 文 | 陸家宜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護理長

不記得志工是什麼時候出現在我的工作中了？先有我還是先有志工們呢？記得早年上過好一陣子大夜班，每次天亮看到花蓮當地志工出現時就很開心，因為這代表我快下班了！大誤！是我們大夜班的生力軍來了，畢竟大夜班只有三位護理師以及一位輸送阿嫂，忙起來也是夠嗆的！志工出現，表示有幫手了。

我的急診日常少不了志工協助的身影，2012年過世的吳維祥師兄是其中之一。早期吳維祥師兄每天清晨五點多就會準時出現在急診，真心佩服他，每天陪伴協助我們直到外縣市來服務的梯次志工由精舍抵達才離開。晚上時段還有花蓮本地的鳳梨師兄、阿義師兄等等，大家都相處得跟一家人一樣感情

花蓮慈院急診室護理師與志工合影。中坐者為「阿公師兄」葉太平，右二為陸家宜護理長。





花蓮區志工常年補位急診志工任務，也與醫護團隊建立好情誼。左圖左後方站立者為吳維祥師兄；右圖右後方站立者為日本師兄「多桑」。

深厚。外地來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日本師兄，他剛來急診時只會講日語，我們都跟他比手畫腳，但是他很聰明，大約有七八成在比手畫腳之後可以理解，隨著他來服務的日子增加，溝通也愈來愈順暢。有時候我們忙起來，床單鋪反了或沒有拉直，他就會搖頭皺眉開始講話，雖然聽不懂，但看他的動作表情也知道日本師兄在抗議了，我會故意跟他用日語說「沒關係」：「來就補啦（大丈夫）！」他會更激動地說：「打妹！打妹！（不行）」然後過來硬是把床單重新鋪正鋪好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直接喊他「多桑」（日語：爸爸）了。之後還有一位外省口音很重的師兄，他們兩人一位不會講日語，一位不會講國語，但是每次看他們聊天一副溝通無礙很開心的樣子，都覺得很神奇！

講到志工就不得不介紹一下我弟弟了。葉太平師兄，急診的年輕護理師都叫他「阿公師兄」，阿公師兄有一次協助送病人住院，到對方單位時忘記把病歷從輪椅後面的袋子拿出來交給對方單位，導致我們全院走透透摸輪椅的椅背，在找尋病歷的過程中阿公師兄很內疚很緊張很擔心，我們怕他血壓高，所以跟當梯的領隊商量來個善意的謊言說病歷已經找到了，阿公師兄當場開心地跑去跟主護說這個好消息，殊不知我們搜尋行動還在進行中。從此大家就跟阿公師兄他們這一梯次志工熟悉了起來，我有一天故意說大家都叫他阿公我偏要喊他弟弟，他雖然一邊說我怎麼好意思叫他弟弟，一邊卻逢人就介紹說我是他姊姊！

在急診的志工身影，只有兩次他們消失了一段時間沒有出現，一次是 SARS，一次是 COVID-19 新冠疫情，兩次都是不得不消失，但也是最期望盡快回到醫院的人，尤其是這一次新冠疫情末期，不停地有志工表示他們很希望回來

服務，我也只能笑笑安撫他們說「快了，快了，再等等！」不止志工們想回來，我們也很需要他們，因為他們不止膚慰了病人的心，也安撫了我們的心靈；工作忙碌時，志工也會關懷我們別累了餓了，幫我們加油打氣！尤其遇到不耐久候的病人或態度不友善的家屬，在我們也快要抓狂起來時，志工們有的向右轉去安撫對方，有的向左轉來聽我們講話，雙方心情都能很快因為轉念而沉靜下來，真的很感恩志工們一路陪伴，無限感恩！

